

磨坊书简

都 德著
龚灿光译

文化生活译丛

磨坊书简

阿尔方斯·都德著

龚灿光译

文化生活译丛

磨坊书简
MOFANG SHUJIAN

[法]阿尔方斯·都德 著
龚灿光 译

Alphonse Daudet
Lettres de mon moulin

Hachette, 1889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12,000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 15,001—25,200

ISBN 7-108-00165-9/I·55

定价 7.80元

文化生活译丛

刊行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印刷者

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前 言

当着邦柏利古斯特住宅区公证人贺诺拉·格拉巴兹先生的面，

“到场的当事人：

“加斯巴尔·米提菲奥先生，维威特·戈里叶的丈夫，一个名叫蝉林地方的房主人，家也住在那里；

“他本人在法律和事实的保证下，明确宣称并无任何债务、特殊权益和抵押等情况，当众出售并转让主权，

“给阿尔方斯·都德先生，诗人，家住巴黎，这一当事人和承受人，

“一座靠风力磨粉的磨坊，座落在罗讷河的山谷中，位于普罗旺斯省的中心区，在丛生着杉树和终年常绿的橡树的山岗上；上述磨坊业已荒废二十多年，不能磨粉了，因此布满了野葡萄藤、苔藓、迷迭香以及一直爬上风车叶子的一些绿色的寄生植物；

“尽管就象现在这个样子，加上它的大车轮已经破

损，平台上的砖缝已长满了青草，但都德先生觉得这磨坊合他的心意，可以用作从事诗篇创作的地方，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对卖方无任何要求，当然，维修也自行解决。

“这项交易业已协商出双方同意的价格，都德先生，诗人，已经以通行的货币如数付给事务所，这笔款项当即由米提菲奥先生领取并提走了，一切都有公证人在场目睹，契约也都经过签名盖章，”

“达成这项交易是在邦柏利古斯特，贺诺拉的事务所中，见证人有佛朗塞·玛玛伊，吹六孔笛的老艺人，和叫做基革的路易塞，一个持十字架的白衣修士；”

“他们都同双方订约人一道签了名，公证人最后作了审查。”

“公证人最后作了审查。”

“公证人最后作了审查。”

“公证人最后作了审查。”

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省阿尔镇郊外的一座山岗上，有一间荒废了二十年的磨坊。站在这里，普罗旺斯的美丽景致尽收眼底：阳光下的松林，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峰，寂静中突然传来的木笛声、驴子的铃声、鹧鸪鸟的啼声……这是与骚闹的巴黎截然不同的环境。法国作家都德一入冬就到这儿休憩。他看到明亮而富有野趣的自然、听见爽朗热情的欢声笑语，身心不禁顿然舒展。他时常从这里出外周游，或去走访老友，而后回到磨坊，在瞭望台上静坐，追忆那纯朴的风情、梦幻的故事、愉快的旅程……在这氛围中产生的就是这本由二十四篇散文随笔组成的故事集。

目 录

前言	1
定居	7
博凯尔的驿车	6
磨坊主戈里叶的秘密	12
塞甘先生的山羊	21
繁星	31
阿尔姑娘	39
教皇的母骡	46
桑吉奈尔的灯塔	61
“舍米洋”号的沉没	69
海关人员	78
居居乡的神父	84
老夫老妻	93
散文诗	104
王储之死	104

县知事下乡	• 108
毕克修的文件袋	• 113
金脑人的传说	• 122
诗人米斯特拉尔	• 128
三遍小弥撒	• 139
· 桔子	• 151
两家小旅店	• 157
到米里亚纳去	• 163
蝗虫	• 179
戈歇神父的药酒	• 185
在卡马尔格	• 200
起程	• 200
茅棚	• 203
指望(守候)	• 206
红党和白党	• 209
瓦卡列斯湖	• 211
对营房的怀念	• 214

定 居

感到惊奇的是一些野兔啊！……很长时间以来，它们看见磨坊的大门老是关着，墙壁和露台都长满了青草，后来它们终于认定这家磨坊老板定是断绝了后代，觉得这个地方真好，就将它布置得如同一个总司令部，一个战略的中心；兔子们的冉马普磨坊^①……我来到这里的那天晚上，说真的，足足有二十来只兔子，围成一圈坐在露台上，借着月光烘烤它们的脚爪……天窗刚打开半扇，呼噜一声！这一露营部队立即逃散，所有这些兔子全露出小而白的臀部，翘着尾巴，溜到丛林中去了。我迫切盼望它们能回到这儿来。

另一个，当它一眼望见我的时候，也感到非常惊讶，这便是第一层楼上的那位房客，一只老奸巨滑头脑不简单的猫头鹰，它寄居磨坊已二十多年了。我在楼上的房间里发现了它，它一动也不动端端正正地蹲在风车的横轴上，在一大堆泥土和瓦砾中间。它鼓着圆圆的眼睛瞪了我一眼；接着，由于不认识我而感到十分惊慌。

于是发出声来：“呜！呜！”并且很吃力地抖动抖动它那带着灰尘的灰色翅膀；——这些惯于沉思的家伙啊！从不刷刷自己的羽毛……这也无关紧要！象它这幅模样，眨着眼睛，又皱起眉头，同别的相比，这个沉默寡言的房客仍然使我更加喜欢，我立即和它重新签订了它的租房契约，它一如既往地占有磨坊的最高一层，从房顶上进出；而我呢，我住在下面一间屋子里，一间小的刷了石灰的屋子，屋顶低，又呈拱形，俨如修道院的饭厅。

……

我正是坐在这间屋里给你写信，我的房门敞开着，阳光非常充足。

……一片郁郁苍苍的松树林，从我面前一直向下伸展到山麓。天际，阿尔比列斯群峰勾划出它们纤细的山脊……没有一点声响……只是偶尔传来一声笛音，薰草丛中的一声鸟语，或者大路上骡子的一声铃响……普罗旺斯省的一切秀丽景色只有在晴天才能见到。

现在，你要我怎样来对你那喧闹而昏暗的巴黎，表示我对它的厌恶呢？我住在我的磨坊里是何等舒适啊！这是我找到的如此舒适的一个角落，一个小小的馨香而温暖的角落，它远离一切人世信息、车马喧阗和乌烟瘴气！在我周围有着很多美妙的东西！我定居这里才八天，在我脑子里就塞满了种种印象和回忆……你看！正

是昨天黄昏时刻，我看见了很多羊群回到山脚下的农庄里来，我向你发誓，我绝不会拿这幅景色来同你交换一周内你在巴黎首次演出中见到的情景。你该认真地评价一下。

必须告诉你，这在普罗旺斯已成为一种常规，每年到了夏天，就把牲畜赶进阿尔卑斯山。牲畜和人要在高山上生活五或六个月，在灿烂的星光下，在齐腰的草丛中露宿；这以后，直到秋风送爽，人们又从山上回到农庄，让牲畜悠闲自在地在一些散发出迷迭香气味的绿色小山岗上啃吃嫩草……请看昨天傍晚羊群归来的情景。从清早起，牲畜棚就敞开双扇大门等待着，每个羊舍都铺满了新鲜的稻草。每隔一小时，人们就猜测：“此刻它们是在埃居叶尔，此刻到了巴尔都。”后来，临近黄昏，突然传来一声大叫：“那是羊群啊！”于是远望前方，我们看到羊群在一团飞扬的尘土中跑动着。整个一条大路似乎在随着它们移动……老公羊走在前面，两只角伸向前方，样子显得很威武；跟在它们后边的是大绵羊，母羊显得有些羸乏，小羊儿被夹在它们蹄子的中间；——一些头上系着红球、背上驮着装有新生羊羔的竹篮的母骡，摇摇摆摆地走着；再后面是一群全身淌着汗的牧犬，舌头几乎垂到地面；两个身材高大嬉皮笑脸的牧羊人，披着的赭红色的粗呢外衣，象是祭司的披

风，一直垂到脚后跟。

整个纵队欢乐地从我们面前走过，响着暴雨般的脚步声，涌进了大门……现在应该看看屋子里又是何等热闹。长着美丽羽冠的翠绿色和金黄色的几只大孔雀，在它们的栖架上，同这些归来者再次见面，从喉咙发出巨大的叫声欢迎它们。睡熟了的家畜也突然惊醒了。所有的生物全都站了起来：鸽子，鸭子，火鸡，非洲产的珠鸡。整个家禽饲养场象发了狂似的；母鸡们在述说过夜的事……伴随着高山牧场的芳香，好象每只绵羊在它的绒毛中带回来一点山上的活泼气氛，这使得它们感到陶醉，并高兴得跳起舞来。

在一片闹嚷声中，羊群都各自找到了它们住宿的地方。没有比这住所更舒适的了。老山羊见到了它们的食槽都非常激动。所有那些很小很小的羊羔，都是在这次旅游中生出来的，它们不曾见过农村，因此带着惊奇的神色望望它们的四周。

但是，更加动人的却是那些狗，那些牧羊人的忠于职守的狗，它们忙忙碌碌地跟着羊群，它们在农庄要看守的就是羊群。在羊进入羊舍，大门门插上小方格子门，以及那个牧羊人去饭厅用餐之前，哪怕看门的狗从狗窝里呼唤它们，哪怕满满一桶清澈的水在向它们招手，它们既不看，也不听。只有当诸事完毕，它们才心

满意地回到住所去，在那儿，一边舐食它们自己的一碟菜汤，一边对庄上的同伴讲述在高山上的生活情景，一个昏暗的地方，那里有狼，还有高大深红的盛满了露珠的毛地黄。

① 冉马普(Jemmapes)·比利时的一个小村镇。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法国杜木里厄将军率领法军，在这里击溃了奥地利的军队。

博凯尔的驿车

正是我来到这里的这一天。我乘坐博凯尔的驿车，一辆十分老式和简陋的公共马车，它每天在回到车房之前，实际上并没有走多远的路，但它沿途逛逛荡荡，挨到黄昏时分，看样子它象是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算车夫，车上共有我们五人。

首先一个是卡马尔格的保卫人员，身材矮小肥胖，头发蓬松，显得有些粗野，两眼充血，两只耳朵都戴着银耳环；接下去是两个博凯尔人，一个面包商和他的揉面工人，他们都满面通红，气喘吁吁，不过从侧面看去，两人都显出高傲的样子，象两枚罗马勋章上维太留斯^①的雕像。最后一个，坐在前方，靠近车夫，这是一个人……不！是一顶鸭舌帽，一顶用兔皮做成的大鸭舌帽，他很少谈话，总是带着忧郁的神色望着大路。

上述这些人都彼此相识，他们大声地、毫无拘束地谈论着各自的生活琐事。卡马尔格人谈他刚从尼姆来，因为用长叉子戳伤了一个牧羊人，就受到了预审法

官的传讯，在卡马尔格，人们都容易激动。至于说到博凯尔，这两位博凯尔人不也是为着圣母这个问题而互相吼叫吗？据说面包商从来就是属于信奉圣母像这个教区的，这种圣母像被普罗旺斯人叫做“仁慈的圣母”，在她的手臂中抱着幼小的耶稣；揉面工人恰相反，他在一个新建的教堂里的唱诗班唱歌，这个教堂专门供奉无玷始胎的圣母，在一幅圣洁而微笑着的画像上，画的是她两臂下垂，两手满是毫光。争论就从这里发生。且看这两位善良的天主教徒如何对待对方和圣母像的。

“真美丽呀，你那个无玷始胎的圣母！”

“你和你那仁慈的圣母都给我滚开！”

“在巴勒斯坦，无玷始胎的圣母的脸色是阴暗的呀！”

“可你那一个呢，呸！丑婆娘！谁知道她干过……最好去问圣·若瑟夫。”

到了那不勒斯码头，他们差一点就要亮出刀子来，真的，如果不是车夫从中调解，不知道这场毫无意义的神学争论将会如何了结。

“让我们和你们的圣母都安静下来吧，”车夫笑着对两个博凯尔人说：“你们说的这一些全是妇女们的事，我们男子汉不应该卷入进去。”

说了以后，他带着一种怀疑的神情挥动一下鞭子，

意思是希望大家赞同他的意见。

争论结束了；但是面包商还想从另一方面发挥他的余兴，他转身对着戴鸭舌帽的不幸者，这人正沉默而忧郁地呆在一旁，面包商用嘲笑的口吻对他说：

“你的女人呢，我问你，磨刀匠？……她到底属于哪个教区？”

应当承认在这句话里含有非常滑稽可笑的意味，因为车上的人全都发出了响亮的笑声……他，磨刀匠没有笑，他装做没有听见。见到这种情况，面包商又转身向着我：

“你不认识他的女人吗，先生？她是教区居民中一个出色人物，够了！象她那样的女人在博凯尔找不出第二个。”

大家笑得更起劲了。磨刀匠仍然没有动，也不抬起头来，只是低声地说：

“请你不要讲了，面包师傅。”

可是存心捣鬼的面包商不愿保持缄默，而讲得更加有劲：

“我的上帝！一个朋友有了一个象她那样的女人，是不值得怜悯的……同她生活在一起不会感到片刻的苦闷……你想想！一个美人儿每次让人拐走六个月，当

她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她总会有好些新闻告诉你……不管怎样，这总是日常家务中的怪事……你可想象，先生，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嘿！那个女人就随着一个糖果商人跑到西班牙去了。

“男人孤孤单单留在家里，流泪，喝酒……他象疯子似的。过了一段时间，那美人又回到故地，穿着西班牙人的服装，随身带回一个配有铃铛的小鼓。我们都对她说：

“你得躲起来，他会杀死你的。”

“哼！好啦！杀她……他们又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了，而且她还教他如何玩耍巴斯克小鼓咧。”

人们又爆发出一阵笑声。磨刀匠呆在角落里，仍然没有抬头，他低声细气地说：

“请你别说了，面包师傅。”

面包商不予理睬，继续说道：

“先生，你也许认为，从西班牙回来以后，那位美人就会安分守己了吧……哼，并非如此……她的男人善于处理这桩事件啊！因此促使她产生了再次出走的念头……继西班牙人之后，是一个军官，之后是罗讷河的中级船员，之后是一个乐师，之后是个……我知道他是什么人呢？最妙的是，每次都演出同样的滑稽剧。女人跑了，男人哭鼻子；她回来了，他就心满意足了。人家